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九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

南北朝

丁齊永明五年魏春正月魏定樂章

樂章

和十一年

初魏主詔有司議定雅樂當時無有知者至是始集

新舊樂章非雅者除之侈復簡制樂官命中書監高

問參定

在太和十六年

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

諡曰文

允歷事五帝

太武景穆文成
獻文及高祖

出入三省

尚書中
書秘書五十

餘年未嘗有譴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

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

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徙青徐望族于代多允

婚媾流離饑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

薦之于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

新舊至是卒年九十八

贈司
空

二月齊敗魏師取舞陽

先是齊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據河南故城

在

陽府新野縣劉

請兵于魏齊遣將軍陳顯達戴僧靜

宋僑置齊廢

等討之至是天生引魏兵至泚陽

漢縣明改泚陽今屬南陽府

顯

達遣僧靜等與戰大破之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

不克齊以顯達為雍州刺史進據舞陽城

明年天生復引魏兵

出據隔城齊將軍曹虎擊破魏兵遂拔隔城斬其太守天生棄城走己而魏築城于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泚陽魏鎮將軍韋珍憑城拒戰顯達乃還

隔城醴陽城故址俱在南陽府桐柏縣曹虎字士威下邳人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固祖耿

壽昌常平之意

然常平亦不過

救什伯於千萬

耳曾力行之終

無實效譬之滅

人一日之食而

與其半曰為汝

收之以待汝他

日不得食而與

之卒未得他日

之感而先致目

前之怨矣然則

常平終不可行

歟曰胡不可利

魏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民死齊州刺史韓麒麟

上表

畧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

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缺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

者日少田有荒蕪愚謂凡侈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

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

盈贍往年比校戶貫租賦輕少雖于民為利而不可

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

減絹帛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

寄積于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于是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

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去留所過給糧所至三長

見前

不什不變法廢
之而其怨者將
益衆母罕仍舊
貫而不為其已
甚斯可耳服御
珍器或可濟凍
餒弓夫刀鈴民
問何所用之且
非救饑之物也
當時特用美言
市人爾

贍養之又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

時魏久無

事府藏盈積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鈴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繪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孤寡貧癯有差後又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八月柔然侵魏魏人擊敗之高車阿伏至羅自立為王

柔然伏古敦可汗殘暴部衆離心八月寇魏邊魏以

尚書陸叡

代人覆子

為都督擊破之初高車阿伏至羅有

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古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

諫不聽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自立為王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伏古敦擊之屢為所敗乃引衆東徙

冬十二月魏以高祐

字子集允從祖弟

為西兗州

此魏天興初所置兗州也

治滑臺城皇興中得宋兗州故于此稱西太和十八年改為東郡屬司州至後孝昌中別置西兗州治定陶地

形志所載甚明質實不詳目中出鎮滑

臺之又而以定陶之西充釋此誤矣

魏主問祐曰何以止盜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

茂行化蝗不入境

事俱見前

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

古之弭盜者若
堯遂之守渤海
原謂之罕朝歌
百有資政可紀

虎渡壇避即非
誇誕亦莫足稱
舉

化有方止之易矣

祐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

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務矣又勲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及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

黨立小學

戊齊永明六年魏
辰太和十二年

冬齊吳興饑

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

倍多常歲牛埭

今紹興府蕭山縣西有西興場即六朝時西陵牛埭用牛挽船過埭故名

稅格日可增倍乞與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

饑地不亟賑民
豐壤則籌增課
是真幸矣權利
南朝政令如此
安得不屢亡

會稽行事顧憲之

字士思吳郡吳人

議以為不可

憲之言始立牛埭非

逼蹴以取稅也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領監者不
違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今吳興
薦饑民流衆散舊格尚減將何以加元懿不仁幸災
權利若事不副言懼加譴詰必百方侵若為公賈怨
愚又以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
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
如此等宜
加深察
齊主納之而止

魏主詔羣臣言事

秘書丞李彪

字道固頓邱衛國人

上封事陳安民之術

畧曰豪貴之家

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
之得失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

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且損國體宜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于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于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矣又請于河表七州之人擢其門才引令赴闕隨能序之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兄有犯子弟當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足以敦厲凡薄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鳴玉垂綬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令終服或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國慶一令無預河表大河之外七州荆兗豫洛青徐

齊也 魏主悉從之由是公私豐贍水旱有備

已齊永明七年 魏

夏五月齊中書監南昌公王儉卒

儉卒禮官欲謚為文獻吏部尚書王晏素與儉不平

啟齊主曰此謚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

憲事已行矣乃謚文憲儉嘗薦御史中丞徐孝嗣

始字

昌湛之孫

自代至是徵為五兵尚書

通考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

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以後皆有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齊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

魏久與齊絕魏主欲遣使令羣臣議尚書游明根曰
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今復遣使不亦

可乎由是通好明年齊人歸魏隔城之俘

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敷

字叔文湛之曾孫

為都官尚書

宋置

領都官水部庫

部功論四曹

長沙王晃

字宣明太祖第四子

屬張緒用吳興聞人邕緒不許

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

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于齊主請于齊主曰臣出自

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

主曰此由江敷謝淪

字義濤耻之弟

可自詣之僧真詣敷登

僧真乞為士大夫齊主命詣江敷謝淪敷顧左右命移牀遠客

爾時君臣政令
如此直令人失
笑

榻生定數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
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庚齊永明八年魏
午太和十四年

秋七月齊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

字雲

晉齊主
第四子 有罪伏誅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數以牛
酒犒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
寅等密聞子響執寅等殺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
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

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
齊主心善之乃別遣衛尉胡諧之

豫章南昌人

將軍尹畧

中書舍人茹法亮詣江陵勅之曰子響若束手來歸
可全其命諧之至棊城燕尾洲

在今荊州府江陵縣西南

子響白

服登城遣使云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
人之罪何棊城見捉耶尹畧獨答曰誰將

引也

汝反

父人共語子響灑泣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畧棄之
江流子響呼法亮求見傳詔法亮執其使子響怒遣

兵西渡與臺軍戰臺軍敗畧死諧之逃齊主又遣丹

陽尹蕭順之

字文緯梁武帝父

將兵繼至子響即日乘舫

小船也

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早為之

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于射

堂縊殺之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左

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齊主因嗚咽流涕順之慚懼

而卒

臺軍焚江陵府舍皆盡齊主以南湯樂藹為荊州治中藹繕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

民荆部稱之

樂藹

字蔚遠南陽滎陽人

九月魏太后馮氏殂

諡文明太皇太后

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羣臣諫之始進

一粥王公表請定兆域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

陵遷厝所未忍聞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

先是魏主如方山馮

太后樂其山川曰他日必葬我于此乃營壽陵作永固石室及是太后殂遂葬方山不從金陵之兆方山在大同府大同縣北永固陵在其上

太尉丕等請抑至情奉行舊典

魏主曰祖宗情專武畧未修文教朕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與先世不同又問游明根等曰聖人

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即吉得無傷于禮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

金冊遺旨

以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

魏主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

慮廢政事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練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故專欲行之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后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章帝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察之魏王曰朕眷戀衰經實情所不忍豈徒苟免嗤嫌且公卿每稱四海晏安

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苦奪朕志使不踰魏

晉何耶又曰古王者亦有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

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惟公卿所

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

魏主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欲奪

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

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于己盛寒閉于空室絕食三日欲廢之魏主無憾意又有宦者譖于太

后太后杖之及太后

殂魏主亦不復問

冬十月齊議鑄錢不果行

初齊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

顛上言

畧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

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不詳慮其為患也漢興鑄輕錢巧偽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于是盜鑄紛紛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償之宜故也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歲多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小者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奸巧之路

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

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

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

字士操彭城人

言嚴道銅山

注見前

舊

鑄錢處可以經畧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辛齊永明九年魏未太和十五年

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魏主自居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于皇信堂之東室

已而魏主謁永固陵設薦于太和廟始薦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罷朝夕哭

馮誕字思

正熙之子

二月齊遣使如魏夏四月魏遣使如齊

散騎常侍裴昭明

駟之子

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

行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昭明等曰受

命本朝不敢輒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

字季

文上谷居庸人

與之言昭明日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

禮淹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日齊

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

為疑何今日而見逼耶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

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廁其間

昭明輩欲以朝服行事本屬非禮成淹之對大義侃然尚欲強辨遂非無識甚矣

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
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邪
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
弔服唯主人裁之然違命本朝返必獲罪淹曰使彼
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
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幅給之
魏主嘉淹

之敏遠侍郎
賜絹百疋

四月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于

齊齊為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

朝臣雖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使臣不敢承奏樂之

賜從之

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瑯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瑯邪城晉僑郡在

江乘齊徙白下在

今上元縣西北

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

魏主更定律令于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

重潤色辭旨然後書之

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魏主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

莫不心服

中外推之

秋八月魏正祀典

魏主銳意復古尤重祭典先是親祀南郊始備大駕

又祭方澤太和十年既而復作明堂營太廟是年定廟

祧之制詔尊烈祖為大祖以世祖與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遷二祧禮記祭法遠廟為祧有二

祧正義曰廟在應遷之例故曰遠特為功德而留故曰祧祧之為言超也二祧者二廟不遷以遷廟之主

藏考六宗之禮六宗之說凡十有一家魏主以六宗即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既祭南郊

無煩別立正禘禘之名魏主問羣臣以禘禘之義鄭王是非安在游明根從鄭高

閭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禘并至是詔

為一祭從王著之于令俱是年之七月朝日以朔夕月以朏時議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東西郊行禮魏主從前秘

書監薛謂說用朔肫
肫月之初生三日也

又宗廟四時之祭舊用中節

自後改用孟月擇日而祭

魏舊制每歲祀天子西郊
魏主與公卿從二十餘騎

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登壇祀畢又遶壇謂
之遶天至是罷之又罷羣祀之非典者四十餘所

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魏主禫
祭遂祀園丘明堂饗羣臣遷人主于新廟

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

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羣

臣哭已易服

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
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屨

遂哭盡一

孝文志父嘗而
盡孝祖母且非
本生祖母也是
其所為不無好
名之愈至穆亮
所言亦屬矯枉
過正此與後漢
建初時言事者
以大早為不封
外戚之故同一
支離無據

夜明日易祭服

編冠素紉白布深衣
繩屣侍臣去幘易帽

既祭出廟立哭

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毀瘠尤甚

司空穆亮諫曰
王者為天地所

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
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早為灾願陛下蒙輕
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
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
咎諒為未衷 十一月禫祭始服袞冕易黑介幘素紗深衣

拜陵而還冬至祀園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
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懸而不作服袞冕辭太和廟
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齊律書成

齊主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

晉張斐杜預所注律也宋泰始以來

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吏得為姦

詔公卿參議竟陵

王子良總其事衆不能一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

廷尉

孔稚珪表言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冤魂猶結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國子有欲讀者策試擢用庶幾士流勸慕詔從之事竟不行 孔稚珪 字德璋山陰人

壬齊永明十年魏

春正月魏主宗祀明堂

申太和十六年

明刑正以弼教然用律則視乎其人聖門以折獄許仲氏惟忠信明決為本初非謂其素能讀律也國子謀置律助教是即以史為師安得云不淪胥吏之手

朔之次日魏主宗祀顯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

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越二日始以太

祖配南郊

是春二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

魏定行次

五行之次

為水德

魏主命羣臣議行次高閭以魏得姓出于軒轅宜為

土德李元等以為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不可捨晉

而為土穆亮等皆附其議乃詔為水德祖申臘辰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水德之運始於

魏秦陋安後世

小察從而傳會

至紛辨於水

一之間益復無

川

祀堯于平陽舜于廣寧

漢縣晉改大寧後廢故城在今宣化府宣化縣

禹于

安邑周公于洛陽皆成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于

中書省改諡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齊大司馬太傅豫章王嶷卒

諡曰文獻

嶷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齊庫失火燒荊州還資

自

荊州還為揚州

評直三千餘萬杖主局數十而已疾篤遺令

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

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第庫無見錢敕月給錢百萬

以云齊庫失火

直三千餘萬

云第庫無見

錢不盾已甚安
得謂信史

贈假黃鉞都督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

秋七月吐谷渾遣子入朝于魏

初魏王名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不至而修洮陽

見注

前

泥和

魏書作洪和故城
在今鞏昌府洮州

二戍置兵焉魏遣兵伐之

拔二戍及馮太后之喪使人告哀伏連籌拜命又不
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魏主曰貢
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
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于是吐谷渾遣其

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

魏遣使如齊

魏散騎常侍宋弁

字義和
隱之孫

聘于齊及還魏主問江南

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

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

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是冬十二
月齊蕭琛

范雲聘于魏魏主甚重之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
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

北無好臣百年一

易主魏主甚慙

魏主特好名且慕南朝浮偽之習宜元凱正言諷刺之其慙實自取耳

八月魏主養老于明堂

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
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
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于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
以元卿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齊主曰孝武事迹

不容傾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于是多

所刪除

癸齊永明十一年
西魏太和十七年春正月齊太子長懋卒

齊主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
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于上宮而莫敢

以聞者及卒齊主乃見其服玩大怒敕皆毀除

太子素惡

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
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二月齊雍州刺史王奐

字彥孫
或兄子

有罪伏誅

為曾維持子業
何即君位不可
胡挾仇其後誅
齊宗支乃因謀
廢立自取大位
史家所見小
六

真惡寧蠻長史劉興祖誣其構扇山蠻殺之齊主大
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等收真敕鎮西司馬曹虎會
之真子彪素凶險真不能制輒發州兵閉門拒守真
門生鄭羽叩頭啟真乞迎臺使真曰我不作賊欲先
遣啓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

耳彪遂出與虎戰兵敗走歸司馬黃瑤起長史裴叔

業聞喜人
居襄陽等起兵攻真斬之執彪及弟爽弼并誅之

彪弟肅字恭
懿獨得脫奔魏

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

字元尚為太孫

東宮文武悉起為太孫官屬

秋七月魏立子恂為太子

初恂始生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乃賜其母林氏

平原人死自撫養之及長太后親為立名字字元道至是

魏主以為太子

魏詔大舉伐齊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

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脇衆命太常卿王
謏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
孰大焉任城王澄

字道鎮景
穆帝孫

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

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
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
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魏主還
宮名澄屏人謂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自
朔土徙居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

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
 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魏
 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
 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
 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于是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
 當南伐

齊主蹟殂太孫昭業立

是為廢帝
 鬱林王

以竟陵王子良為太

傅蕭鸞為尚書令

齊主聞有魏師詔發徐揚民丁廣設名募以備之竟

陵王子良于東府募兵板中書郎王融寧朔將軍使

典其事

融躁于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槌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子良愛其文學特親辱之會齊

主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齊主慮朝野憂惶力疾召

樂府奏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俄而齊主

疾亟斃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適

太孫至融戎服絳衫于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得進

頃之齊主復蘓問太孫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

昌侯鸞乃殂

諡武皇帝廟號世祖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于其職故永

明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息然頗好游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及殂遺詔子良輔政鸞知尚書

事內外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決

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馳至雲

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

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

矣初齊主昭業養于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

有謀遂深忌之以子良居中書省遣虎賁中郎將潘

敞領仗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

許遂稱遺詔以鸞為尚書令子良為太傅

葬世祖于武進景安

陵

魏主發平城

魏主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廣陵王

羽

字叔翻獻文帝子

留守

齊中書郎王融有罪伏誅

齊主深怨王融即位十餘日即收融下廷尉獄融求

援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賜死融臨死歎曰若不

為百歲老母

融母謝惠宣女教融書學

欲吐一言融意欲指斥齊

主東宮時過失也

齊主性慧辯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初從竟陵王在西州每

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閣與左右淫宴諸營署所愛皆逆加官爵疏于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

此施行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揚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

卒謂由楊氏之力呼為揚婆民間為作揚婆兒歌及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揚氏禱祀與何妃書作一大

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飲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象樂及奠輿轎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于閣內奏胡伎鞞鐸之聲

不念平城根本之地乃欲襲周漢故迹其後土宇分裂雖由政事不綱亦輕率遷都自失形勢所致昔聶敏諫漢高以漢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效成周之事孝文可謂厭鑿不遂

響震
內外

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冬十月營洛都

魏主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首馬前泣諫魏主乃諭曰今者興

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

王公以為何如南安王楨景穆帝子進曰陛下輟南伐之

謀遷都洛陽此且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特舊人雖不

願內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罷兵

十月徵穆亮

字幼輔
羆之弟

與李冲將作大匠等經營洛都

設壇于滑臺城東以告行廟遣澄還平城諭留司百

官聞者盡駭澄援引古今以曉之衆乃開伏

謂曉諭
以發其

蒙莫不
厭伏也澄還報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

王肅見魏主于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
席移晷自是器過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
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

儀文物皆肅所定

齊益州刺史劉俊坐贓禁錮

初俊罷廣司二州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

世祖嘗幸俊宅

俊捧金漂盆面廣三尺愛姬執金漂罐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納之及齊主即位以

俊所獻減少怒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

終身

甲齊主昭業隆昌元年昭文延興元年高
戊宗明帝鸞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春正月齊以

隨王子隆

字雲興武帝第八子

為撫軍將軍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止須折簡耳乃召子隆為撫軍將軍

豫州

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崔慧景字君山

東武城人

魏主南巡祭比干墓

注見前

魏主過比干墓祭以太牢自為文曰嗚呼介士胡不

我臣

齊蕭鸞殺直閣將軍周奉叔

齊主昭業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

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

有司相語曰寧非至尊敕不可違舍

人命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

作諸鄙戲世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期歲用垂盡西昌侯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詵

字彥孚世祖族子

征南諮議蕭坦之

字君平齊宗室

皆祖父舊人甚

親信之

何后亦淫泆與左右楊珉通齊主恣之齋閣夜開無復分別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

涕救之坦之固請齊主不得已而許之鸞又
啟誅徐龍駒齊主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
謀坦之

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已乃更勸鸞廢立陰為耳
目齊主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每語
人曰周郎刀不識人鸞忌之使二人說齊主出奉叔
為外援以為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敕召入毆殺之

魏中書侍郎韓顯宗

字懋卿
麒麟子

上書言事

魏主如洛陽西宮顯宗上書陳四事

其一以為竊聞
輿駕今夏不巡

三齊當幸中山蠶麥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
省諸州供張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

造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
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
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于闐闔之內猶苑
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日
對百辟心虞萬幾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
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啟明所用未足
為煩非所以魏主頗納之顯宗又上言

以為州郡貢
察徒有秀孝

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
可令別貢門望何用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
其父祖之遺烈何益于時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
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耻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
后之裔墜于皂隸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今內外
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遂
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
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

和氣不至蓋由于此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春秋之義邑有宗廟曰都况代京陵廟所託王業所基而可同之郡國乎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太祖創基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殺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衣冠皂隸不日同處欲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使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况今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僑置郡縣仍而不改名實難辨宜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又若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

魏主善之

是月魏主如何陰三月還平城部分遷留

富之謂也

夏四月齊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齊主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

五月甲戌朔日食

秋七月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

文惠太子第二

子是為廢帝海陵王

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

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

令何胤

字子季點之弟

以后從叔為齊主昭業所親使直殿

省與謀誅鸞胤不敢當依違諫說齊主意復止乃謀

出鸞于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闕咨于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

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

驃騎錄事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霍

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不能從樂豫字文

介南陽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

未能發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

古來大事聞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

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

酒數素負盛名
以至倉皇間變
一則對客圍碁
一則託言樂發
才為大臣置國
中於膜外向朝
士大夫之習害
八深矣或尚以

耳謀惶遽從之鸞使謀先入過道剛殺之鸞引兵入

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為手勅呼蕭謀俄而謀引兵入

閤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行至西弄弒之輿

屍出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昭業

為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昭文即位年十以鸞為

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公吏部尚書謝淪

方與客暴聞變竟局還卧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悛竊
數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朝臣被
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斲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
去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

此為高真亂臣
賊子之流春秋
所必誅

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亦不之
罪也 虞棕字景預晉侍中潭之曾孫

齊以始安王遙光

字元暉

為南郡太守

遙光鸞兄鳳之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
賞無不預謀鸞欲樹置親黨故用為南郡守而不之
官

九月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初魏主詔三載考績即行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
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令為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

五品以上親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
守本任于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未能獻
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錄尚書事廣陵王羽無勤恪之
聲有阿黨之迹而令僕左右丞不能相導罷黜削祿
有差任城王澄以神志驕傲解少保尚書于果
栗碑之孫
以不勤事削祿餘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齊蕭鸞殺鄱陽王鏘

字宣韶高等
帝第七子

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畜不臣之志鄱陽王鏘每

詣鸞鸞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

皆屬意于鏘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

但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

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

胡三省注鸞是時已進錄尚書事粲曰蕭令蓋

舉舊官

稱之子隆欲定計鏘意猶豫命駕將入復還與母

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鸞遣兵殺鏘及子

隆謝粲等

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

江州刺史晉安王

子懋

字雲昌武帝第七子

聞二王死欲起兵以母阮氏在建康

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
鸞鸞遣中護軍王元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
瑤之先襲尋陽參軍于琳之為內應遂殺子懋

先是子懋

將舉事防閔吳郡陸超之丹陽董僧慧皆勸之及子
懋見殺王元邈執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僕
實豫謀死不恨願大斂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白鸞
免死子懋子昭基方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
息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超之
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
晉安之春亦恐田橫客笑人元邈等欲囚以還都超
之端生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
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厚加殯斂其門
生亦助舉棺棺墜壓門生首折頸而死鸞遣將軍王

廣之

字士林沛郡相人

襲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

字雲端武帝第

五斬之又遣徐元慶西上害荊州刺史臨海王昭秀

字懷尚文惠

太子第三子

行事何昌寓

字儼望尚之弟子

曰僕受朝廷意

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

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

康鸞以孔琇之

靖之孫

行郢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

王鈺

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

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

進向湘州欲殺南平王銳

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

防閣周伯王

大言于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典籤叱左右斬之遂殺銳又殺鉢及南豫州

刺史宜都王鏗

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

冬十月齊蕭鸞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

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胛有赤誌示王洪範

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齊蕭鸞殺桂陽王鐸

字宣朗高帝第八子

衡陽王鈞

字宣禮高帝子出繼兄元

王道等度後

桂陽王鐸與鄱陽王鏘齊名

鏘好文章鐸好名理時稱為鄱桂

鏘死

鐸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慙

慙不已而面有慚色欲殺我也夕遇害江夏王鋒

字宣穎高帝

第十二子

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

曰遙光之于殿下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

實有攸寄鸞失色及殺諸王鋒遺鸞書誚責之鸞深

憚之使兼祠官于太廟夜遣兵收之鋒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

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

子倫性英果時鎮瑯邪有守兵鸞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今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自執醜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

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莫不折節奉之于是威行州郡大為姦利及鸞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無能拒者孔稚珪聞之流涕曰若不立籤帥當不至于此鸞亦深知其弊乃詔自今諸州有事密以奏聞勿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齊蕭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

是為明帝

齊主昭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虞悛稱疾不陪位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喻之悛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

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

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聞喜公遙欣

字重

暉遙光弟為荊州刺史

齊主長子寶義

字智勇

有廢疾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

居中遙欣鎮撫上流

齊立于寶卷

字智藏

為太子

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

魏遷都洛陽

魏主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

親告于太廟使高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子于烈果之兄奉遷

神主遂發平城至洛陽定都焉明年六宮文武俱遷洛陽

魏置牧場于河陽

魏主敕將軍宇文福莫魏之後行牧地福表石濟注見前以

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

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

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羊之牛羊無數及是置牧地于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蕃迨後正光之際皆為寇盜所掠無子遺矣

齊主蕭鸞弒海陵王

鸞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魏賜郢州刺史韋珍穀帛

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

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自將伐齊

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邊將言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魏主欲自將伐齊引公卿入議鎮南將軍李冲曰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使不再來詐可知也今新遷之民居無一椽食無甑石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擐甲執兵殆非歌舞之師也穆亮

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豈大臣之義乎冲曰任城可謂忠于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詔諸將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

乙齊建武二年魏亥太和十九年

春二月魏主攻齊鍾離

春秋國漢縣齊北徐州治

此鍾離國注見前

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

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諸軍以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珽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

惠休弟

拒守間出襲擊破之魏大將軍劉昶將軍王肅攻義

陽齊司州

齊司州治義陽

刺史蕭誕

字彥偉 諡之兄

拒之肅屢敗誕

兵二月魏主至壽陽衆號三十萬

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

之愨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

字季暉 遙欣弟

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

慶遠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

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安可比光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殺衣服而遣之

魏主循淮而東

魏主與師問罪
兵出有名城下
責言詞嚴義正
慶遠雖欲為其
主掩飾豈能奪
其適足形其詞

魏主大笑行
復何謂哉

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整柵三重

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

發徑上賢首山

在汝寧府信揚州西南亦曰賢隱山

魏人不敢逼黎明

城中望見援軍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

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敕諸軍

欲南臨江已發會司徒馮誕卒魏主將輕騎數千夜

還鍾離

誕卒于軍魏主還哭之

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久之鍾

離不下魏主乃如邵陽築二城于洲上

邵陽洲在鳳陽府故臨淮

縣淮水中渡淮而還

魏主之渡淮也諸軍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

縱火燒齊船艦因烟焰飛刀進斫齊人遂潰魏將軍楊播以步騎殿後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以待齊兵四面圍之魏主在北岸水盛不能救已而水減播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乃擁衆俱濟奚康生河南陽翟人揚播字延慶華陰人

夏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

魏梁州刺史拓跋英

南安王楨之子

擊漢中齊梁州刺史蕭

懿

字元達行之兄

遣部將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

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克其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

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城中恟懼

參軍庾域

字司大
新野人

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

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
還英遣使與懿別懿以為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
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反英入斜谷會天大雨
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于馬上炊之

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

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

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

魏攻齊赭陽齊擊敗之

魏城陽王鸞

字宣明景穆帝孫

等攻赭陽圍守百餘日諸將

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齊

遣左衛率垣厯生

榮祖從弟

救之諸將欲退佐獨逆戰而

敗厯生追擊大破之魏主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戶

五百佐削官爵徙瀛州

魏置今河間府是

六月齊殺其領軍蕭諶及西陽王子明

字雲光武帝第十子等

謀恃功干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申論齊主聞而忌
之以其兄誕弟誅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
并其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

字雲華武帝
第十一子

邵陵王子貞

字雲松武帝
第十四子

秋八月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

學立于國之
四門故名

魏主好讀書善屬文詔策皆自為之李冲李彪高閭

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于是下詔斷諸

北語一從正音

違者
免官

求遺書

秘閣所無而有
益于時用者加以優賞

法

度量

改用長尺大斗悉依漢志

至是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已又

班品令賜冠服宴羣臣國老庶老于華林園

各賜鳩杖衣裳

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

禦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况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薛聰字延智河東汾陰人

冬魏行太和五銖錢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粗備

詔公私用之

魏孝文斷北語而改姓元是亡其祖也不惟失德實非吉兆其意必以為法二帝三王之治也夫二帝三王之治豈在語言姓氏衣服乎孝文變其祖宗之法而循南朝尚名門族之覆輒不德孰甚焉

丙齊建武三年魏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

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于

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

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

複皆改之魏主雅重門族嘗與羣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張官列位為膏梁子弟乎為致治乎

魏主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

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時之用要自

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

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

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

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

此制

二月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

齊詔去乘輿金銀飾

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

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

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慚齊主躬親細務綱目繁密南康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頌政量能受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齊主不憚謂大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其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

齊主所親者細務非政務鍾嶸之論不為無見

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也
蕭穎胄字雲長高帝從祖弟子鍾嶸字仲偉穎川長
社人

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

后馮熙少女也其姊昭儀先后入宮得幸未幾以疾還家既而疾愈迎拜昭儀

譖后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為練行尼明年秋昭儀立為后

魏旱

久旱魏主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焉且
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

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
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
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
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
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為庶人

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殺中庶
子高道悅謀輕騎奔平城魏主大駭引羣臣議遂廢

為庶人置于河陽無鼻城

一作無辟城在懷慶府孟縣東水經注溴水逕無辟

邑世謂之無鼻城即此

以兵守之

明年李彪表恂復謀為逆遂賜死

冬十月魏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城王澄討禽之

魏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為恒州魏主從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景穆帝孫為主頤偽許

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方有疾魏主召見謂曰泰叡
謀為不軌今遷都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
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彊為我北行乃授澄節
行至鴈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

陽平王刺
朔州在平

城澄遽令進發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

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
追禽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

明年
魏主

如平城泰
叡俱伏誅

丁齊建武四年魏
丑太和二十一年

春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

即宣武帝

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
推奉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
之始安王遙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于我有功且
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齊
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
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于華林

省誅之

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

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敢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疑異乘間謂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于自謀而巧于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每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于罪

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

二月魏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為民

丕先由東陽王以疎屬例降為公

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

魏詔

夏收版号本不相裝元魏變衣冠不再傳而夫遼金元亦然向作禮器圖序會詳論之觀此可為炯鑒

改服在太
和十八年
丕獨從舊服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丕

子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

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口雖折難心頗

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魏

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誅隆超是時代鄉

舊族多與泰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魏主由是益重之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

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為后

后既立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暴卒

八月魏主自將伐齊九月攻南陽不克

魏發河北五州兵以伐齊假彭城王勰

字彥和獻文帝子勰音協

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

何者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

汝以道德相親先是魏荊州刺史薛真度

安都從祖弟

攻

齊南陽太守房伯玉

從弟

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

郡志必滅之乃引兵向襄陽衆號百萬吹脣

以齒齧脣作氣

吹之聲
如鷹隼

沸池留諸將攻赭陽自以兵至宛夜襲其郭

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

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于竇下突出擊

之魏主人馬皆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是冬魏

主至新野

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人皆降

遂敗齊師于沔北已而齊

侵魏太倉口

魏置豫州治廣陵城置倉于此故名廣陵城在今光州息縣

魏豫州

刺史王肅遣長史傅永

字修期清河人

擊敗之

永與齊人夾淮而軍永曰

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設二伏令以孤貯火當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其

夜齊人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齊人奔趣淮水
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已而永擊
齊豫州刺史裴叔業軍又大破之魏主遣謁者就拜
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嘗曰上馬能
擊賊下馬作露
板唯傳修期耳

魏伐氏克武興以李宗為梁州刺史

魏氏帥楊靈珍以象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
二弟集始窘急亦降于齊魏遣李宗為都督討之崇
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羣氏散歸靈珍戰敗
遂克武興魏主聞之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崇也以

為梁州刺史安集其地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為武都王以集死為北秦州刺史後

集始降魏魏復其爵

位靈珍為魏所殺

齊以劉季連

字惠續遵考從父弟子

為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遙欣外

倚后弟劉暄

彭城人

內弟江祐

字弘業考城人齊主母景皇后祐之姑也故曰

內弟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遙欣為荊州而遙欣在

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惡之南郡太守劉季

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

據遙欣上流以制之

戊齊永泰元年魏
寅太和二十二年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

城走

先是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
長圍以守之至是魏拔新野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
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于是沔北
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舞陰戍
主黃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鬻而食之

起瑤

殺肅父奐
事具前

已而魏人克宛

房伯玉面縛出降

又敗齊兵于鄧

城

軍主劉山陽死戰魏軍乃退

魏主復以十萬衆圍樊城曹虎閉

門自守魏主去如懸瓠

注見前

齊主殺其河東王鉉

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

等十人

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

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

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

遙光有臂疾每肩輿入殿與齊主屏

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

會齊主疾甚暴絕遙光遂

殺河東王鉉南康王子琳

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

等

臨賀王子岳西陽王

子文永陽王子峻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

子夏桂陽王昭燦巴陵王昭秀子岳字雲嶠子文

字雲儒子峻字雲嵩子建字雲立子夏字

十人于是

雲廣皆武帝子昭燦昭秀文惠太子子

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

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

江泌

字士清考城人

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

去

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

魏縣唐改蒙城今屬江南潁州府

以救之義

陽圍解齊師亦潰

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
魏南兗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
使將軍傅永等救渦陽叔業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
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王肅請更
遣軍救渦陽魏主曰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
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
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

難當

孫之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甚衆

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冲卒

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數與冲爭辨形于聲色事多

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冲性温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謬醫不能療以為肝裂旬餘而卒

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內實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內地

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

琴錄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故名借之

仲雄于齊主前鼓琴作懊儂歌

其辭曰常嘆負情儂
郎今果行許又曰君

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

懊儂曲晉書樂志

齊主愈

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懊與惱同儂如冬反

猜愧會疾病乃以張瓌

字祖逸
吳人

為平東將軍吳郡太

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

東亦何易可乎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鴉也徐州行

事謝朓敬則子壻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朓執其

使以聞敬則五官掾王公林

敬則族子

勸敬則急送啟賜

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不應遂舉兵反以奉南康

侯子恪

豫章王嶷之子

為名子恪亡走

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于

是悉召入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雋謀少留其事須臾齊主覺景雋啟子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對齊主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

敬則帥實甲萬人過

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

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

陵口

齊高武帝陵
俱在武進

慟哭而過五月齊主詔前軍司馬

左興盛將軍胡松等築壘于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

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

後敬則軍大敗斬之是時齊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

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

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

宋人譏檀道
濟避魏語

計汝父子惟有

走耳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

字思
寵弘

從孫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

謝朓
以功

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朏妻常
懷刃欲刺朏朏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單國之用
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
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

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及是謠言更甚

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

是為廢帝
東昏侯

初齊主有疾甚秘之至是殂

諡明皇帝廟號高宗性猜曲阿興安陵高宗性猜

多慮簡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及疾欲塞後湖以為厭勝會

殂事

遂寢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柘為僕射

江柘

字景昌柘之弟

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

謂顯達

衆事委孝嗣遙光坦之江柘大事文季祀暄參

懷心膂之任可委劉俊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

寶卷

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噴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鷲啼來乎禿鷲水

烏頭長而頭无故名

八月高車叛魏九月魏主引兵還討降之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為主相

帥北敗魏主遣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更命將

軍江陽王繼

字世仁道武帝元孫

討之尋聞齊高宗殂下詔稱

禮不伐喪引兵還北伐高車

會得疾甚篤彭城王勰密為壇于汝水之濱告

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疾有間十一月至薨

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

避役逃遁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推檢斬魁首

一人餘加慰撫從之于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

己齊主寶卷永元元年
卯魏太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還洛陽后馮氏有

罪退處後宮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于宦官高菩薩及是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

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后一為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

熙為太保子誕為司徒修為侍中聿為黃門郎侍中
崔光嘗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棄敗聿曰君無
故詛我何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
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修以罪黜誕熙卒幽
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棄
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郟人

齊取魏馬圈

城名在南陽府鄧州東北

南鄉

注見前

魏主自將禦之齊

師敗績

先是齊太尉陳顯達督將軍崔慧景擊魏欲復雍州
諸郡魏遣將軍元英拒之顯達屢破英軍拔馬圈南
鄉魏主乃發洛陽自將禦之命廣陽王嘉

大武帝孫

斷均

口注見前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顯達南走慧景亦還

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侍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以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魏主曰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皆憑于汝何容更請人乎

夏四月魏主宏殂于穀塘原

在南陽府鄧州東南

后馮氏伏誅太

子恪立

是為宣武帝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倚托親賢唯汝勉之勰泣曰

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今復任以元宰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

賜自盡葬以后禮遂殂

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葬長陵高祖親任賢能精勤庶務

帝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嚴于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潤畧郊廟之祭未嘗不親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浣濯而服之鞍勒鐵木而已嘗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及是殂于

穀塘原

軍中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遣使奉詔

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

先是太子之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總有異志密防之而總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總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總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已而禧等聞馮后死相謂曰設無遺詔亦當去之豈可今夫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邪咸陽王禧字永壽獻文帝子

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為后

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

后之先本勃海人後入高麗后父暉

入魏為將

配享高祖封后兄肇

字首文

為平原公顯為

軍生后

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
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

齊主自在東宮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
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教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
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
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閣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

蕭衍聞之謂參軍張弘策

字真簡范陽方城人

曰六貴同朝亂

將作矣

行與弘策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參軍

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槽數百張時行兄懿行邳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主上嬖近左右慄輕忍虐必大

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其穿鼻江祐無

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邳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若

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檀溪在襄陽府襄陽縣西南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初高宗顧

命羣公意寄多在江祐兄弟及是齊主失德寢彰祐

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元

字智深明帝第三子

劉暄不欲

暄嘗為寶

元邳州行事執事過刻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之不同祐議

祐兄弟乃欲更

立始安王遙光

祐告吏部郎謝朓遙光亦遣所親致意于朓朓說劉暄不宜立遙光遙光

收朓付廷尉死獄中

劉暄以遙光若立則已失元舅之尊復不

肯同祐議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刺暄

暄覺之遂發祐謀齊主收祐祀殺之

齊主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

日夜與近習于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素奏閱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黃

案皆為宦者
豪魚肉還家

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

密謀舉兵將發而遙欣卒江祐又誅遙光懼陽狂稱

疾不復入臺謀舉兵東府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

人破東冶出囚于尚方取仗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屯
衛宮城蕭坦之率臺軍討遙光至夜城潰遙光扶匐
林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為司空坦之為僕射

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及司空徐孝嗣將軍
沈文季

齊主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
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至是齊主遣兵
圍其宅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

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

此直閣徐世擢曰明帝猶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

減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

昌事 謂鬱林王也

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

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于倉猝決意不疑于是大臣
人人莫敢自保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
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

沈文季自托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畧

字茂隆文季之子

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
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已而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畧入

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畧怒罵孝嗣曰廢昏
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冬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
損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既而

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

史庾弘遠

字士操仲
文之子

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

奉建安王寶暉

字智亮明
帝第六子

為主齊主以崔慧景為平

南將軍督諸軍擊顯達顯達發尋陽敗臺軍于采石

潛師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

庾弘遠被執臨刑索

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
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
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年十四抱父乞代并
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一月凡二
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
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嘗至沈公城
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
又好擔幢侍御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

魏以郭祚

字季祐太原晉陽人

為吏部尚書

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

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庚齊永元二年魏世宗
辰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

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

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沉疑未決乃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否真度勸其早降叔業遂奉表降魏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封叔業蘭陵郡公豫州刺史叔業尋卒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元逼建康兵敗皆死

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

召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語拜辭而去既出喜甚過

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

重幼主昏狂朝廷懷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于是還軍向

廣陵司馬崔恭祖

慧景族人

納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

王寶元為主寶元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

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以竹塘人萬副兒言分遣

千餘人從蔣山龍尾魚貫而上自西巖夜下鼓譟臨

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史蕭

懿將兵在小峴

在和州舍山縣北亦曰昭關山

齊主遣密使告之懿

自采石濟江恭祖勸慧景擊之不許會慧景子覺度南岸戰敗恭祖詣城降衆心離壞慧景將心腹數人潛去于道為人所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

崔慧景既平曲赦其黨詔書再下而嬖倖貪虐多所誣陷是時齊主所寵左右茹法珍梅蟲兒等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為阿兄數住諸刀敕家遊宴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張子最有寵

參預朝政。咄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
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

齊將軍陳伯之

濟陰睢陵人

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

汝陰太守傅永將兵來救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
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趣淮。夜達壽陽。
勰遂與永并勢。擊伯之于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
南。遂入于魏。

齊後宮火

齊後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
京賦言于齊主曰栢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
芳樂玉壽等殿以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後宮
服御極選珍竒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弟暢為衛尉掌管籥時齊主
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

如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
之賜懿藥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
之

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

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
雖有遺詔復為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勰
為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間居獨
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

謁

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

亦以南康王寶融

明帝第八子即和帝

起兵江陵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不果

植弟紹叔

為衍寧蠻長史知其謀白之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
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間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
而散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及蕭懿死衍夜召張弘策等入宅

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

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

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擄呂僧珍出先所具者付之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

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輔國將軍

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

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雍荆穎

胄得書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

胄及其弟穎達

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達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

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

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
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

已而山陽至江安遲回不

穎胄計無所出夜呼參軍席闡文

安定臨涇人

柳忱

字文若世

隆之

閉齋定議

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

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固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穎達亦勸

穎胄從闡文等計

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

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

喜單車詣穎胄仗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

以蕭衍都督前鋒顏胄都督行留諸軍事十二月顏

胄及司馬夏侯詳

字叔業
譙郡人

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

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竟陵太守曹景宗

字子震
新野人

遣人

說衍迎寶融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

字休遠
太原祁

人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

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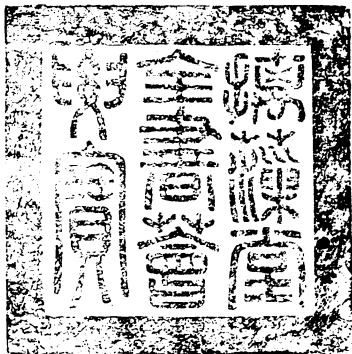
以告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

捷則威震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

初陳

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
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
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于蕭衍及衍起兵叡
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馮道根居母喪亦帥鄉人子
弟來赴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
陵人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騰錄監生臣汪應鏊